

A/PV931

第九三一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日星期四午後八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愛爾蘭)

議程項目八十七

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
獨立之宣言(續前)

主席缺席，副主席 Mr. Hasan(巴基斯坦)就主席位。

一. 主席：我請荷蘭代表行使答辯權。

二. Mr. EINAAR(荷蘭)：宏都拉斯代表在今天上午的會議〔第九三〇次會議〕中提到拉丁美洲仍有若干領土是其他國家的殖民地。他把“阿魯巴、古拉索和蘇利南”包括在是仍居殖民地地位的領土裏面。

三. 我要求發言，目的無非在於向宏都拉斯代表指出他把這三個地方包括在內，想必是出於無意說錯了話。

四. 根據荷蘭王國一九五四年憲章，荷蘭王國的三部分，那就是荷蘭，蘇利南和荷屬安提利斯，各本自由意志，建立了荷蘭王國新憲政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這三個國家今後以完全平等的夥伴地位自由結合起來，對本身內部事務完全自治，以平等為原則共同處理有關大家的事務，並且互相協助。

五. 自從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聯合擬成並同意的這個憲章生效的日期——以來，任何形式的殖民地主義在蘇利南及荷屬安提利斯都已成過去。

六. 大會為了承認這事，通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九四五(十)，允許荷蘭政府停止遞送關於蘇利南及荷屬安提利斯的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述的情報。

七. 我相信宏都拉斯代表會接受這一點糾正，而且也會明瞭我們在蘇利南和安提利斯的人很以充分自治為禁，不能讓人稱我們為殖民地。

八. Mr. AW(馬利)：馬利共和國代表團在參加取消殖民地主義的此次辯論——這是聯合國有史以

來大會首次對此事舉行辯論——目的不在祇是簡單地對名為殖民主義的這種制度加以裁判。我國代表團與在講臺上先我們發言的決議草案 A/L. 323 and Add.1-4 的其他提案人所希望與要求的不止於此，因為我們認為殖民主義已經受了審判。我們希望大會能全體一致通過我們所提出的決議草案，藉此向全世界表明大會有決心要澈底消滅垂死的殖民主義，雖然有些用意不良的偽君子仍在說——我不得不指出他們說話並無信心——殖民主義對受統治人民並非全無益處，因為畢竟辦了若干學校和醫院，修了若干公路等等想使我們對它表示惋惜。

九. 在對這種言不由衷的話予以答辯之前，我首先要向蘇聯國務院總理致敬，我們現在討論的這個“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A/4501〕的項目，就是他向大會主席提出要求予以審議的。這個提案得到了理所當然的熱誠擁護，現在是我們辯論的題目，我國代表團深信大會一定會把握這個時機，乘此在牽涉到為千萬人民命運的這件特別敏感的事情上達成其主持正義，自由與和平的使命，這些人民都是在誰都不願在歷史之前負責的過時的訓政制度的名義下受人剝削的民族。

一〇. 殖民國家究竟願意不願意在這項崇高偉大的工作上與我們認真合作，當然要由它們自己去決定；不過我們不能讓這些國家的代表們在此地冒充正經，否認他們被控的罪狀把我們的正當指控轉移到隨時變遷的冷戰動態上去。也不能讓他們告訴我們開槍掃射無力抵抗的和平羣衆是為人民謀福利，對愛國志士施行酷刑是教育人民，或者說強逼婦女、兒童和老人服勞役是為提高生活標準。我們不要讓那些要隱藏自己罪行解除良心責備的人對我們說：“那些領土在我們到臨以前，本來什麼都沒有。”這種話多麼無理！那些地方本來什麼都沒有，可是在殖民主義者出現以前都有獨立，有獨立就是有自由。對一個人民來說，世界上還有比自由更可貴的东西嗎？

一一. 一九五八年八月間，戴高樂將軍在非常生氣的時候對幾內亞的人民說“你們要獨立嗎？好，你們帶着獨立的一切壞處去獨立吧，”各位必定記得賽珂·多雷總統答覆說，“我們要獨立，享受它的一切好處！”

一二．今天還有什麼人不知道所謂善良的基督徒離鄉背井把文化傳給亞洲佛教徒或非洲和大洋洲土人的說法是一個笑話？殖民地人民要不是因為殖民主義者剝奪他們的財富以致無法協調一致自圖發展，他們本可靠自由和友好交換的人類進化通律而成爲快樂繁榮的民族這一點誰敢否認？不論殖民主義者說建立了多少學校或醫院，都掩飾不了這種自以爲神聖的文化使命者侵犯人類的醜惡罪行。

一三．問題不在殖民辦法使受剝削國家內的子弟們多少能讀書識字，也不是鐵路、公路因此能够建築起來，而是一個農夫請獸醫來爲病倒的牛治病，究竟是出於慈悲之心，還是爲了保全自己收入的來源。

一四．殖民辦法是靠武力和欺騙強迫那些原有自己的文化而無求於人的人民接受的。請聽一下一八九五年上伏塔 Ouagadougou 的皇帝 Moro Naba 對法國政府派去與他締結條約的 Destenaves 上尉所說的一番話：

“我在很早以前就得了預兆，說如果我看見一個白種人，我就會死亡。我知道白種人爲要奪取我的國家；所以要置我於死地；可是你說他們要幫助我組織我的國家。但是我認爲我們的國家現在這樣就很好。我不需要他們，我知道我需要什麼，也知道我要的是什麼；我有我們自己的商人，所以我沒有下令砍你的頭，你已經算是很幸運了。你現在趕快走吧，不過記住永遠不要回來。”

一五．這番話是很清楚的。那麼殖民辦法究竟有什麼理由呢？最有權威的解釋莫過於 Georges Hardy 的話了，他在所著“法國殖民地社會史”一書中說：

“對十七和十八世紀法國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家來說，殖民地辦法只是一種生意，一種商務，偉大海外貿易的一個因素而已。”¹

Georges Hardy 還說：

“最能表明這種殖民辦法的動機者莫過於對殖民地行使的經濟制度，也就是殖民地制度，或者說得具體些，專利的制度。

“爲了酬勞所負的責任，每一個貿易公司都得到某些特權，那就是在佔領的領土裏享有主權性的特有權利和各種豁免與津貼。不過最主要的

利益還是在它統治區內的貿易專利。居民不得不把產物賣給它，並且要在它那裏購買他們的需要品；這種一個公司特有的保留區內不得有其他貿易。

“這種制度的目的當然是在於抵制外國人，不過同時也在於避免殖民地與母國之間可能有的競爭。這種制度雖然在殖民地初成立的時候已經有了輪廓，不過真正變成一種政策的性質，則始於特別顧慮缺少貨幣的 Colbert 時代，後來雖然有些更改，但是一直維持到革命的時候。它所引起的種種規定可以用下面的概括的話來撮述... 殖民地的產物是供應法國消費者的，同時只有法國商品可以在殖民地市場推銷。殖民地可以建立工業，不過只限不與法國重複的工業。法國與殖民地間海上運輸船隻一定要懸掛法國國旗。”²

一六．誰都不能懷疑 Mr. Georges Hardy 是有顛覆或共產思想的人。以上便是他所描寫經濟制度——也被誤稱爲“殖民地盟約”，這是殖民地辦法的基礎與要義。

一七．不過事實有時是醜惡的，殖民主義者之中很有一些偽造事實不顧是非的專家，帶着有色的眼鏡來陳述偉大的殖民經過，說殖民是一種慈善事業是與自身利益無關的一種和平與教化的工作。

一八．Aimé Césaire 以他自己特有的生動體裁，在討論殖民主義的名著中稱：

“殖民主義與文化？”

“關於這一點，最普通的一種不幸情形就是誠心誠意的人上了集體欺騙的當，這種集體的欺騙善於用一種讓別人誤解的辦法來陳述種種問題，使爲它們提出來的可憎的解決辦法聽來似乎比較合理。

“這就等於說，在這方面最要緊的事是要有清楚的眼光和思想——也就是說危險的思想——並明白答覆原來的這個單純問題：殖民辦法究竟是什麼？要答覆這個問題就要先承認它不是要去傳佈福音，不是一種慈善事業，也不是要減少無知，疾病和虐政，不是要擴展天國，也不是要推廣法治。我們應該毅然決然，不論後果如何，公開承認此中最重大的動機是冒險家和海盜，批發商和

¹ Georges Hardy, *Histoire social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巴黎, Editions Larose, 一九五三年), 第一三頁。

² 同上, 第一四至一五頁。

船主，拜金者和商人的貪婪和力量的心理，而且在他們後面包藏禍隱伏着一種文化的陰影，這種文化在本身歷史的某一個時候由於內在的一種衝動要把其彼此敵對的各種經濟制度的競爭推及全世界。

“我繼續分析下去，發現這種仁義道德的偽善態度是近代才出現的，因為在大迪訶加里頂上發現墨西哥的 Cortez 和在古茲哥城之前的 Pizarro(在東巴魯之前的馬哥李羅更無此事)都沒有自稱他們是一個優秀制度的代表。他們殺了人；他們搶了東西；他們有鋼盔，有武器並且也有貪婪的本性；但是大言不慚的這批人，是後來才出現的。這裏的主犯是自居聖潔的基督教，因為它規定了一種錯誤的公式，說基督教就是文明，異教就是野蠻，所以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就成了必然的可憎後果，而紅種、黃種、黑種的人便成了犧牲者。”³

一九。我引證了值得注意的這幾段，我想人人都看得出其中內容與我們論題確有關係。Aimé Césaire 在結論中說：

“我當然承認各種不同的文明互相交流是有好處的，各種不同世界的結合是值得稱贊的，因為一個文化不論有什麼內在的特長，假如自甘孤立不免就要失去生氣。我同意國際貿易就像養氣一樣，也同意歐洲最大的幸運在於它是個十字路口，是所有思想滙合的場所，是吸收各種哲學的容器，也是所有高尚思想的發源地，這一切使歐洲成為重新分配力量的最理想的中人。

“但是說過這些話之後，我不得不問一下殖民辦法是否真的使人民有了接觸或者不如說它是否建立聯繫的最好方法？

“我的答覆是：不是的，而且我認為殖民辦法與文化之間有天南地北的距離。我認為這麼多次的殖民地征伐，所有的殖民地法規的彙編和部長所發的一切通令都沒有能產生一件對人有價值的東西。”⁴

二〇。Aimé Césaire 的這些話很清楚明白；我們認為這些話都是理由充足的論點，使我們很自然的要提出另一個問題。照歷史來說，取消殖民制度是可能

³ Aimé Césaire, *Discours sur le colonialisme*(巴黎, *Présence Africaine*, 一九五五年)第八至十頁。

⁴ 同上,第一〇至一一頁。

的嗎？這種新術語的確含有一種危險的含糊之處。一九六〇年有一連串國家獲致獨立，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使得這一年在人類歷史上成為特別顯著，並且向我們證明——如果真需要證明的話——在我們眼看事情這樣迅速發展的時候，要談逐步進化是不可能的，因為世界上並沒有不能自由自治的不成熟的人民。當然，壞的政府是有的，但是我們得承認這種政府什麼地方都有，而且在各階層都有。

二一。由萬隆到今天好像已經過了好幾個世紀，意義深遠的各種劇烈變動在世界各地動搖殖民主義的基礎。

二二。自從金山會議以來已經過了十五年。那些僅僅五年前還稱亞、非國家是屬地的國家，現在也不否認一個人民不能成為別人的附屬品。殖民地屬民與奴隸的相似之處已經是很明顯的事。如果我記憶不錯，我想羅斯福總統說過後世的人總有一天要問奴隸制度既然已經取消，為什麼在這麼久之後還接受國家之間殖民地制度的關係。

二三。什麼叫奴隸？奴隸是由市場上買來的一個人，或者是勝利者由戰場上帶回來的俘虜；一個被人當作私有財物的人。

二四。什麼叫殖民地的人？先應指出的是他不是單獨存在的一個人；個人或小團體都不是殖民地辦法的對象。殖民地辦法的對象是佔領整個的國家，征服全體的人民。殖民地的人與奴隸一樣，對把他當作私有財物的主人，殖民者要惟命是聽。

二五。殖民地統治含有不道德的性質，是不容懷疑的，它與奴隸制度完全一樣，也是不可否認的。所以我們現在在座的全體都一致譴責殖民主義，但是在談到採取行動時，就不那麼一致了。是誰破壞關於立刻取消殖民主義的一致立場？當然是仍擁有殖民地的那些國家。它們最得意的理論是說殖民地國家要逐步謀求進展，而其根據的理由則說它們應運而起居於母國地位經驗豐富，特別通曉殖民地進展的問題。

二六。它們喜歡對我們說：我們由經驗知道如果推進太快就會不利於這些國家；它們還說：看看前比屬剛果的榜樣——這是在任何地方都容易發生的事。我要告訴主張這種論調的人，他們已被事實拖在後面了。

二七。以往聯合國大會內的國家可分為兩類：有長久經驗以殖民主義專家自居的各國，和那些沒有

殖民地的各國，它們對於受壓迫人民的用意值得欽佩，可是總是很快被人指責為煽動性的手腕。現在的大會已不如此簡單了。聯合國內現有另一種國家，對於殖民主義的問題可以提出不容置辯和印象深刻的證據。聯合國內現有別的人民的代表在座，他們在殖民主義之下身體與尊嚴都遭受過損傷。一般人常說每一代的人都覺得自己站在歷史的轉戾點上。屬地與殖民地國家的這一代人民的確是站在本身歷史的轉戾點上，其實他們也是站在全人類歷史的轉戾點上。而在大會裏陳述殖民經驗或殖民地制度各種好處的那些代表團却不幸祇能說說它們父兄時代的統治；它們祇能說說祖宗的遺業。

二八．假如它們自己的國家在歷史上一度淪為殖民地，它們也只在念歷史教科書時讀到這種事。這些代表團與我們親身受過殖民地統治的各代表團，最不相同之點就在此。我們的知識不是以傳說或課本為根據的；過去這幾十年來我們一直是這個制度的實際榜樣。我們這一代的人就是成年之後在本國不許投票的人。

二九．我們這些一度淪為殖民地和屬地人民者，在今日已是堂堂獨立的人民了；我們能否提醒某些代表團：我們在今後就要以這種身份提出取之不竭的證據，來反對不論想在那種口實之下延續殖民地制度的企圖。

三〇．這些代表團時常搬出一套話，說起殖民主義的積極成就，而事實上的表現則無非是會場裏有來自新獨立國家的幾位善於詞令的發言人在座，我們聽到這種話並不覺得為難。相反地，我們認為這就足以證明為殖民主義申辯的人除此之外已沒有別的話可說了。我們也許可以讓一些代表團知道：新獨立國家中多數前進分子都不是在正常情況下受殖民國家訓練出來的，其中大多數所受的是一種特殊的教育，範圍很狹，只教他們崇拜優秀的母國，另一方面強調他們自己天賦的缺陷。今天進步分子中的許多人，到了十幾歲已在學校讀書時，都還不知道世界上除了總被稱為偉大救星的母國之外，還有其他國家。

三一．如果這些進步人士現在表現他們能夠負起自己的責任，這也不能作為是殖民國家有意遵照聯合國憲章精神，領導屬地人民走上成熟獨立之途的證據。相反地，這種成功——我們認為少得可憐——足以證明教育制度不論如何嚴厲，仍然不能毀滅決心爭取自由的一個人民的素質。

三二．無論如何，我們在非洲的經驗表明歷史的輪盤旋轉得多麼快，使已感驚慌的殖民國家頭暈眼花，不能了解它們除了放棄這種天堂之外沒有別的辦法，這個天堂是多少百萬人民的地獄，他們在虛幻的種族優秀的說法之下被人當作牛馬看待，已經太久了。我們和 Mr. Jean Bruhat 一樣，也非常同情編著地理課本的人；Mr. Bruhat 說他們，

“急急忙忙地一再重畫一九五六年的非洲地圖，那時非洲只有六個獨立國家，可是到一九六〇年就有二十六個獨立國。他們剛把這些國家‘排妥’（這是通用的術語）立刻發現各國的制度又要加以修改。”

三三．殖民主義者每次拋出一些壓艙沉貨，無非都是希望保全主要貨物，因為我們不應該忘了他們永遠不會輕易放棄剝削受統治國家的機會。

三四．我們知道有兩個國家以為可以靠設立海外行省的法律手腕就能保護自己，免受吹遍全非洲的這種勢不可擋的獨立颶風的影響，算是為它們在那裏推行的瘋狂殖民主義找到了相當的掩護。我們對聯合國大會第四委員會所採取的決議⁵ 非常高興；委員會以值得稱讚的多數通過一個決議草案，宣稱所謂的海外行省就是殖民地，所以今後應當作殖民地看待，這樣一來就把這座最後的壁壘也剷平了。

三五．解放的過程已經開始了，無法挽回。林肯說過：

“你誠然可以把所有的人騙住一時；你也可以把有些人永遠騙住；不過你不能把所有的人永遠騙住。”

三六．我們要告訴那些頑固的殖民主義者：受外國統治的人民的解放運動，其重要關頭已經在一九六〇年過去了。現在全世界都覺醒了，想使殖民地人民和母國國民合併的企圖，是不會成功的。再者，我們也要明瞭，母國想合併人民的意思根本不是出於誠意，合併總是會為母國造成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且直接違反它本身的利益，這種利益的主要基礎便是表面上恢復人民的權利，實則欺騙他們。

三七．不論是在安哥拉施用的那種騙人的同化膏藥，在剛果施用的有組織的破壞行動，或在阿爾及利亞

⁵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第四委員會，第一〇四八次會議。

所從事的公開戰爭，都不能拯救殖民主義因為它已到了蓋棺論定的地步。我們再說一遍：這個過程是歷史性的，是不可挽回的，同時我們也認為它與殖民國家的意思如何根本無關。我們大家最好都記住這一點。

三八．邱吉爾爵士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在倫敦市政廳提到殖民地時說：

“我們決意保全我們的財產。我就任首相，並不是為了主持結算大英帝國的手續。”

三九．我們也應該記住著名的布拉薩市會議，據戴高樂派人士的看法，這次會議在取消殖民地制度上有重大的成就。這次會議在提出建議起始處說：

“法蘭西在殖民地裏推行教化工作的宗旨不允許任何自治思想和在法國集團帝國範圍之外有任何發展。殖民地自治的可能，即使在很久以後的將來——請注意這句話：即使是在很久以後的將來——也是談不到的。”

四〇．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法國總理一九六〇年六月九日在法國議會裏說過：“我們決意保護本國的政治利益，本國的戰略利益，本國的文化勢力和經濟機會。”

四一．沒有別的話更清楚了。殖民地國家的剝削者一面施予殖民地人民，但是另一面把所給的一切完全拿走，因為以非洲產物為例來說，它的鑽石產量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八·四，鈷佔世界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六·四，金佔百分之四十五，磷佔百分之三十五，錳佔百分之二十九，銅佔將近百分之二十五，除此之外還有天然蘊藏的鉛、鋅、鐵礬土、鐵和放射性礦物。非洲大陸也是可可、花生和棕櫚油的最大生產者。

四二．那麼我們是否因此就該推斷獲准的獨立必然都是不值一笑的假獨立呢？我們認為不然，因為我們深信一個殖民地人民之所以能夠略微得到一點自由，主要的是由於大眾的覺醒。我們認為不然，也另有一種理由，我們知道每逢一個殖民地人民能達成某種形式的自決時，這種勝利必然使他們得到別的新機會，對外國統治的力量得到更大的勝利。

四三．戴高樂將軍正是因為深深了解這點，才拚命不肯放棄“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口號，但同時又不准阿爾及利亞人民在聯合國主持下為他們自己說話。我們願意打個賭，那就是法國現在頑固不化，一定要扼住勇敢自尊的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意志，可是不久便會看到一個光輝燦爛的阿爾及利亞，屆時它當已

掙脫鎖鍊，把武器交給聯合國，以新獲的信心來表達其人民的意見。

四四．同時讓我們採取一種行動，使那些還沒有用武力來爭取自由的人民可以感謝聯合國為他們免了一次無用而又不義的戰爭。這難道不是由於愛好和平愛好自由的各人民戰勝納粹和法西斯惡勢力而產生的世界組織的首要責任嗎？

四五．我國代表團希望大會能以全體一致的表決通過所有向它提出的各決議草案，祇要它們能使完全取消殖民主義見於具體形式。大會一定要這樣辦，因為這不只是符合憲章精神的一種態度，而且還是對於維持世界和平的一種最有效不過的貢獻。祇要聯合國承認有些人民有權統治其他人民，衝突的可能總是存在的，而且這類衝突隨時可以在非洲、亞洲或美洲的任何角落裏發生，照現在世界政治情勢來看，也很可能引起大規模的戰爭。

四六．大會不應該以一國需要達到某種程度的發展才能自治為口實，推延不作決議。談論最低限度發展的原則雖然很容易的事，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個限度應該怎麼訂定，也不知道時限的標準應該怎麼規定。我們已經看到比利時在剛果八十年作了些什麼事；我們也看到幾個世紀中別人在世界其他部分作了些什麼事。此外，我們每次聽到人家說起關於到達某一個程度的話時，我們就想到希特勒的納粹政權認為歐洲某些國家都是根本的不配自治的。足見一切事務都是相對的。

四七．民族自決權主要是以尊重人的尊嚴為基礎的，所以居於其他一切考慮之上。我國代表團根據這個神聖原則與其他代表團共同提出決議草案 A/L.323 and Add.1-4，同時也願意支助目的在加速解放在外國統治下的所有人民和促進無條件允許所有殖民地和屬地國家獨立的一切其他努力。

四八．Mr. DOSUMU-JOHNSON (賴比瑞亞)：在開始發言時，我先要表明我國代表團有鑒於世界輿論對於這種名為殖民主義的最卑鄙的政治觀念所持態度的趨勢，深感滿意，同時也很高興我們已很恰當地決定了在目前討論完全取消殖民主義的問題。由於這種覺醒，聯合國已決定要取消世界和平最嚴重的一種危險，也就是取消國家之間的一切障礙。有無殖民地和原料的問題一向都是西方各國間國際衝突的一個主要原因，並且也絕對是兩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有”與

“沒有”的理論起源於殖民主義，而且一向都是在工業化國家間引起妒忌與仇視的因素。所以取消殖民主義就是對和平與人類繁榮的一種貢獻。

四九。凡與我同時在非洲從事民族運動的人，不論對目前趨勢的解釋意見與我如何不同，一定都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現代殖民地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機。對於殖民地人民政治、經濟與文化願望認為可以不必置理的態度，已因此次戰爭而終止了。從這次戰爭起，積極結算殖民帝國的行動也開始辦理，並且開始認清民族主義的領袖們並不是急躁和野心勃勃的激烈份子，而是獻身國家為人民謀福利的人士，應該受世人的尊敬與承認。

五〇。不過如果因此認為在屬地人民的福利方面現有的這種深遠的改變，完全是我們單獨或集體努力的成果，那就錯了。對於我這個頭腦比較單純的人來說，回顧一下我們自從一九一九年組成在當時的黃金海岸設有秘書處的英屬西非國家大會，與組成設在美國的世界非洲人民大會以來的一切經歷，同時也看看現時殖民地事態發展的速度，我不得不認為有一種超然的力量在促成這一切情勢，我們稱之為上帝，也有別人稱之為天神。有人也許不同意我的說法，不過這就是我的信念。我們這些從事鼓動的人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而已；不論有多少高貴顯要的人士如何巧妙地舞文弄墨，都不能動搖我相信上帝是人事主宰的信心。如果沒有上帝主持，我們怎樣去解釋這些殖民大國毫不掙扎就放棄了殖民地領土飯碗的現象呢？我把信心寄在上帝——這不是表示信念的刻板理論，而是採取行動的一種傾向，一種信仰的核心，和推動努力的一種鼓勵。不要怕，鼓起勇氣來吧；你們的苦難已經銘諸堅石，將來是一定會有結果的。

五一。不過這並不是說我們保持沉默或主張消極緩進。這也不是說我們因此就該鬆懈不努力了。這是說天助自助者，同時上帝既使迦納、奈及利亞、剛果（雷堡市）能獨立，不久並將使獅子山獨立，使前為法國的各殖民地現在也都能成為法蘭西聯盟的成員，上帝不久——可能在今後幾年內——也會讓全非洲自由，我敢說連南非和阿爾及利亞也都會由非洲人自己去管理。

五二。我的朋友們說我越老越保守了。其實大謬不然。事實無非是我現在說話顧到情況與時代。我以往出言往往憤恨激烈意在鼓動民氣，現在則以邏輯、忍

耐和理智仔細思考，謀求達到同一個目的。生命是一個動的平衡。

五三。大西洋憲章內含所有人民自決的原則。這個原則在聯合國組織成立的時候被列為憲章的第七十三條。我現在讀該條全文：

[發言人宣讀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全文。]

五四。憲章的這一條便是大會亞非國家向大會提出請其無條件通過的這個宣言的基礎。

五五。許多描寫分析和立論的著作，都以殖民主義為題目。它起源於一種病態的政治思想，以海外屬地來斷定國家是否偉大和有無威信。我們宣言的主題是要說明任何國家統治另一個國家，都是侮辱人類正義；這種情形一向都是衝突的根源，在現代通訊制度與激烈民族主義的這種時代中，更有引起國際危機的可能。任何寬恕、維護或支助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的企圖，至少可說是不道德的。

五六。殖民主義的本色就是一個統治另一個或幾個國家。它的形式可能有好幾種，例如武力征服，單純的價購，治外法權或經濟共管。不論出於那一種形式，它的本質都是由另一國來的一羣人，硬把本身的意思與要求強迫當地的居民接受，不顧這種居民的基本利益，並且把他們淪為劈柴挑水的苦工，永遠只是替殖民者供給優閒生活的需要，但是他們自己則因為貧窮無知，不能享受這種生活。

五七。殖民地的統治是以土著人民的血汗和痛苦為根基的。十五、十六世紀的大探險家為了冒險事業，為了求知，為了替本國國王求榮耀，為了替自己與朋友們求財富，以所謂的教化使命為名，剝削、蹂躪和掠奪了殖民地的人民與領土，使許多殖民地人民傾家蕩產，喪盡廉恥。殖民者自以為種族優越，使得土著人民不能享受到絲毫殖民者必需尊重的權利。這種隨着殖民主義而來的殘忍和剝奪行為，實在太卑鄙了，不值得在此地一一列舉。我只須指出這是亞、非兩洲不見天日的一個時代。

五八。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及隨之而來的商務與貿易的擴充，連遼遠地帶都由政府保護殖民者深入侵佔。外國的軍艦在中國征服了不甘心的官吏。東歐的軍隊與布哈拉都督開了仗。

五九。中了所謂的國家需要和戰略利益的毒，英法兩國捲入兆美和印度；帝俄和日本到了滿洲和高麗；

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義大利和德國都擴展到亞洲和非洲去，每一國分到比本國大多少倍的殖民地領土作為一部分的戰利品。這種殖民思想一直是國家政策強有力的一種工具，所以德國的第三帝國才計劃把波蘭和蘇聯都變成大片的殖民地，想叫外國的農民去耕作，而由未被殲滅的居民來作奴役勞工。

六〇。這是大會應該採取積極步驟剷除世界上殖民主義一切痕跡的迫切理由之一。我國代表團已承諾共同出力達到這個目的。

六一。我在這裏要附加一句，說明我國代表團對於西班牙政府業已同意重新考慮本身立場並就各殖民地情形向聯合國提送定期報告書，深感滿意。

六二。雖然殖民主義是近年來所有亞非兩洲會議——萬隆、阿克拉、蒙羅維亞、阿的斯阿貝巴和其他地方——討論的主要題目，不過我們從來沒有在聯合國裏請求把它最後取消。所以我們對於蘇聯把這個問題列入聯合國議程的舉動，必須表示感謝。

六三。假使今天世界上只有英、法兩國是殖民國家，那麼我們的理由就會因為它們的殖民地政策的最近趨勢，而減少了不少力量。我們雖然不完全同意它們對阿爾及利亞、肯亞和羅德西亞聯邦的態度，但是我們的確看到它們在允許自己的殖民地自由，這種願意合作的態度，使我們安了心。它們也許已經知道讓殖民地自由，保全彼此間的友誼，要比逼迫殖民地訴諸戰爭，對它們更為有利；它們越對所餘的殖民地也能照辦，就越有利於自己。

六四。但是現在還有些頑固分子，如葡萄牙和西班牙，要把非洲變成歐洲的一部分。雖然葡萄牙和西班牙擁有殖民地比歐洲任何國家都早，但是其殖民地內的情況是現代殖民地史中最慘最不合人道的一頁。

六五。在莫桑比克的五百七十八萬非洲人和安哥拉的四百十四萬五千非洲人都在最殘忍的一種獨裁制度下生活。這不是我聽來的話；我自己去過這些地方。所有權利平等，不分膚色以及殖民地是葡萄牙本部一部分等等這種動聽的話全是騙人的，對人類的良知是一種侮辱，因為這類利益都是為開化的人而設的，照葡萄牙人的辦法沒有幾個非洲人可以算是開化的人。在這些領土裏，非洲人在貧困不堪的情況中生存。他們被逼操強迫勞役，因為他們如果交不出人頭稅，便被交送給雇主。他們甚至不許駕駛出租的汽車，因為這類

工作是保留給葡萄牙人的。外來的人不得與這兩個地方的非洲人談話，除非用葡萄牙語文，這是官方的政策。必蘇和聖多馬的情形比這兩個地方還要壞。大會必須採取積極措施解救住在西班牙屬費南多波、葡萄牙殖民地以及前英國殖民地南非這些地方的非洲人的苦況。南非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在當初移交政權時就應該保護非洲人民。因此，英國對現在南非聯邦非洲人的處境也負有責任。

六六。烏干達、肯亞、羅德西亞中央聯邦、西南非、貝楚阿納蘭、巴蘇托蘭和殖民地名單上的一些其他地方都在呼籲要求獨立。它們都因膚色受排斥而且受其他不人道的待遇。現在雖然有前途有望的跡象，可是實在嫌太少了。非洲人的唯一辦法就是靠政治上的完全獨立，把自己由依賴外國稅零星施捨而生活的這種變相乞丐的卑賤地位提高，恢復本來應得的平等與人的尊嚴。

六七。殖民地制度之無道德，是無須編製統計資料來證明的。它使受統治的人喪失了人格。它刮盡了人民的資源，而不以同等的價值還報。

六八。讓我們依照我國代表團熱烈參加提案的宣言來檢討這種遺害無窮的殖民地制度，研究一下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意義，儘可能把所有推延獨立的口實一一駁斥。

六九。與教育程度勉強算是脫離了粗俗村夫地位的那些人常常說起的意見正相反，非洲在歐洲商人到達以前，在家庭生活、社區發展、兒童教育、藝術和衛生各方面已經有了有系統和充分發展的制度。

七〇。遠在歐洲人侵入以前，家庭早就成為非洲社會的中心。對於家庭的關係與責任，非洲人的看法很廣大，包括家族中的每一支。婚姻是全體的事情。凡是不具成見的觀察家，不論是傳教士、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都能證實社區和酋長制度在原始文化上的價值。因為非洲人相信家庭與社區應該延續不斷，所以他盡最大的力量把家庭和社區所代表的一切灌輸給子女。教育的方法包括觀察、參加與正式上學。可是儘管有這一切，這種文化還是受人嘲笑，社會制度也被忽略或不受尊重。

七一。所謂非洲人沒有政府，等到歐洲人到了非洲才把政治制度帶去，這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話。當初上帝把世界分開時，他給了閃、含和雅弗各一部分。含要了非洲。他和他的兒子古實，弗和麥西開始了非洲

的政府，繼之而起的有索科多，甘岩，加諾和剛哥埃等王國以及埃及各王朝。在十五世紀亨利王子的那些毫無忌憚的航海家開始在非洲進行歐洲人殖民的時候，大西洋海岸一帶的非洲人遠在紀元前六百年的時候就已經與地中海的商人有交易，而且享受到以尼羅河、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為發祥地的一種文化進展的福利。所謂歐洲人前來保護我們之說，全是胡說八道，因為在真有敵人前來時，他們總是撇下我們不管的。

七二．現在各位所聽到的許多事，諸如各種有救無救的疾病，在這種摧殘和掠奪許多非洲人家園而且有時還把非洲人當奴隸賣掉的外來勢力侵入之前，非洲人從未得過。非洲人被逼作違心的事，而且是為了主人，並不是為自己作事，所以感覺到苦不堪言。因此便以尋死、懶惰或偷閒作為一種逃生方法。自由和民主據說是英國自由的基石與歐洲的口號，可是從來沒有把它們輸出到殖民地去過。為了應付亞非兩洲的人民，另外發明了一種古怪的自由。

七三．殖民主義不論屬於那一種形式，都不是好東西。它把許多罪惡帶到亞非兩洲，其中有一些還得到殖民國家的鼓勵。像 Drake, Frobisher 和 Hawkins 這類的海盜和冒險家所想的的就是尋找財富來充實歐洲殷商的腰包，所以他們燒毀了非洲的許多城鎮村莊，把居民都當奴隸賣掉。在很多地方，非洲人只是牛馬而已。這就是 Kipling 所謂白人的重擔對於非洲的賜予。我們實在應該感謝上帝西非有蚊子。

七四．幾個大國在四十年內把非洲一千一百五十四萬五千方哩的地方，除去主權國家賴比瑞亞和衣索比亞的領土之外，都瓜分了，對原來居民遺害無窮。雖然在歐洲到處宣揚崇高的人道原則，這些初期的殖民者的行動既不崇高又不人道。如果各位翻閱一下那些不識字的酋長以打叉為記號表示接受所簽訂的那些條約，就不能不相信非洲人在簽訂他們根本不懂的這些文書時是受了騙，就是受騙的程度略有差異而已。如果我在今天都不能了解這些條約，各位可以想像他們在當初能了解多少。

七五．在某些情況下，政治事務由一些私營公司與個人去處理，他們都願意對於與自己所說的關切非洲人生命與自由的論調完全相反的對待非洲人的辦法，加以默許。招募與強逼勞工繼續工作的一些辦法與奴隸總管的手段一樣勞工如果表示反抗，就以最殘忍的方法來對付他們。

七六．我們在面對非洲目前這種千變萬化的情勢時所以亟欲發表有關殖民主義的宣言，那是因為殖民階層不知有態度前後一貫的需要。殖民政策就像一條河，其中的許多支流對於母國知識界空氣的改變相當敏感。

七七．所謂殖民地還沒有到達獨立程度之說是站不住腳的。他們對現在已經獨立的所有殖民地都這麼說過。只有獨立才能使人民真正的強健，政治訓練無論怎樣長久，決計做不到這一層。各位不妨現在就到非洲去，看看非洲人自從獨立以來為自己所作的一切事。非洲人在殖民地時代以前已能處理本身的事務；我相信他們今天在聯合國指導之下也必有此能力。

七八．假使我在此地不表示一下我曾受過西方教會之惠，就不免有虧於最純正的正義原則，這種團體使我和許多其他的人都能走上使用現代政治辦法的途徑，是的，我受過西方科學、醫藥、工程、福利、行政以及一切其他設施的好處。不過這都不能替代我們非洲弟兄們的獨立，他們是被人有計劃地剝奪了依照人類應有的尊嚴說話與行動的權利。

七九．非洲人——東、西、南北——所要求於殖民和管理國家以及各強大民主國家者，無非是讓殖民地在政治上獨立，使它們能建築較好的住屋，生產較好的食物，享受較高的一般生活標準；建立有力的國家經濟制度；穩定的社會與隨之而來的學校，大學，福利中心，醫院，有紀律的軍隊和警察以及公民與政治自由。

八〇．在殖民地統治下的人民希望有較好的生活。他們的子女並非命中注定要生下來就有病，他們自己也無需一輩子要忍受這種疾病所留下的殘弱無力的後果。

八一．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如居然揚言非洲的任何部分是母國領土的一部分，未免頭腦特別遲鈍，最近一個歐洲國家的元首說聯合國討論非洲問題就是干涉他本國的內政，何嘗不是頭腦遲鈍。這是早已過時的一種遁辭。聯合國有權討論對屬地人民所施用的任何不人道辦法，或世界任何地區裏的每一個殖民地問題；大家的了解也就是如此。

八二．如果通過這個宣言，使它成為一個自由憲章，讓其餘殖民地領土得免受剝削與奴役，並能享受聯合國向所有人民保證的基本人權，那麼被譽為“非洲年”的一九六〇年就會更為完美。

八三。不論這些人民有無準備，我們根據經驗可知他們在自己選擇的政府之下可以更快發展。

八四。主席：我想在請下面一位代表說話之前，請大會注意在決議草案提案國名單上增加加彭和菲律賓兩國的文件 A/L.323/Add.5。

八五。Mr. TOURA GABA (查德)：查德代表團已非常注意地聽取在它之前在講臺上發表的各項言論，其所以如此注意，理由是很顯然可見的。事實上，它認為在它能夠參加的所有各次討論中，今天參加的這項討論是最為重要的一次，因為論題與現在和將來都有直接關係。殖民主義在我們這個不幸的行星所遭受的各種禍害之中，並不是新異的事。

八六。在這件事上，我國代表發言時特別要以那些仍在海外負有政治經濟責任的各國的代表團為對象。

八七。因為大家都知道的理由，現在的辯論關係它們之深，即使不比關係我們更甚至少也是同樣的，我們就是聯合提議取消殖民地制度宣言草案的那些新興國家的代表，這個宣言將在我們討論快要告終時提出請大會予以接受。

八八。它們既然以基督教的文明自詡而且據它們告訴我們這種文明是以待人仁慈公正、友愛和其他類似原則為基本的，那麼在宣言中被檢舉的各國代表必然會發現他們處境困難，而且也會與許多其他教友一樣感受到良心的重大責備。他們當然知道自己在辯論結束時所投的一票會引起快樂或不幸的後果。從來沒有一次的表決對於全世界有這麼大的重要性，而白種人困於根深蒂固的自保本能，尤覺表決之重要。白種人顯然引以為榮的基督教文明，從來沒有在屬地裏遇到過這麼大的危險，這是因為有幾個堅持要開倒車的人，抓住一些無法挽回的過去時代的陳跡，不肯放手。其他各教在這些殖民地裏從來沒有像基督教這麼深得人心。

八九。我國代表團很希望這些殖民國家今年能有一種豪爽偉大的舉動。它們斷不能表示自己比不上那些自動承認解放殖民地之必要的各國。

九〇。人人都毫不猶豫高呼自己是自由和民主的。不過一個自由民主的人可否壓迫別人？自己所要求的一切如果拒絕不給別人，那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九一。殖民國家的國旗在國歌不都是它們崇尚獨立的一種表示嗎？人要自由獨立是天賦的本性。所以不論用什麼理由不讓要求充分完全獨立的個人達到目的，都是罪惡的，沒有用處的，而且違反上帝意旨的，至於不讓一個民族達此目的更不用說。

九二。我國代表團也希望在世界各地為了無人不知的理由傳播進步理想的那些殖民國家不要在此地自相矛盾；它們對自己要言行一致才行。所以我國代表團向它們提出迫切的呼籲，請它們與我們聯合一致共同努力，以求建立一個新世界，剷除奴隸制度，使正義、平等、博愛與友好關係終可到處實現。

九三。為要喚起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現在有代表出席會議的一個成立較早的共和國會重新提倡其祖先的宗教。這個宗教雖然帶上基督教的儀式，然而以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來形容主耶穌和他忠實的信徒，其中當然沒有猶太。這些人現在很自豪地告訴我們說當初如果沒有這麼一變的話，他們是不可能把侵略者從國內趕走的。假使殖民者仍舊保持他們祖先的想法，也允許他們自己像他們的祖先一樣，成為時代的落伍者，那麼我們深恐這種現象還會再度出現，規模更大，破壞更多。結果會毀滅一切，凡與殖民主義有關的一切都會被掃除得一乾二淨。

九四。讓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為了人類的福利，務必不讓這種詩人所謂人類重回本源的災禍，成為事實吧。

九五。這種暗淡的前景，使主席先生以素有的才幹與賢明的領導所主持的這次辯論，顯得特別重要。我如請求閣下從中勸導，促請那些殖民國家可能尊重其意見的人加倍努力，促成全世界人民熱誠希望的殖民地的解放，是不是一種過分的要求？我們這個大會反映這些人民企盼正義與深信必須和平共存的願望，大會對於閣下一定會非常感激。

九六。非洲大陸的地形很像一個問號，也好像是碰巧鎗口對着南非聯邦的一支手鎗。各殖民國家責任所在，務必不要讓非洲大陸真正變成一支手鎗，而讓它永遠祇是一個和平的問號。要作到這點，殖民國家從此以後必須表明它們對於向它們提出的問題，能夠予以及時的答覆。這對人民之間的和平與友誼有非常重大的關係。

九七。非洲並無惡意，也不想報仇；它不是種族主義者，因此並不特別憎惡外國人。各種種族的人民在

非洲共同生活，人人可以自由表達意見，祇有那些仍在殖民地統治下的領土當然是例外。非洲也知道怎樣不念舊怨。在新興國家裏，土著人民與殖民者都在友好與各具尊嚴之情形下一起生活工作，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九八.，現在各位看到的文件 A/L. 323 and Add.1-5 內的決議草案，即使不是全體從前是殖民地的國家至少也是其中大多數所提出來的。它是對殖民地政權較任何人了解更深而且也能依照實情估計這種政權的利害的那些人所表示的意見。一個人民統治另一個人民是違反基本人權和聯合國憲章的情形，本是所有人民都知道的一件事。不過從此以後殖民地主義受了正式的譴責，其繼續存在已被視為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種明顯的威脅。

九九. 所有人民都有自決的權利；任何政治、經濟或社會口實都不能剝奪這種權利。我們向各大國提出一個迫切的呼籲，請它們終止以武力或任何其他壓迫對待以和平方法要求獨立的那些尚未獨立的人民。我們決議草案的精神就在此。

一〇〇. 我們非洲知道自己的起源和力量，也知道自己在目前和將來的價值。所以非洲和它的姊妹大陸亞洲遇有提到其他各洲的時候，有時就像一個寬容的母親一樣，總是帶着慈愛的微笑。

一〇一. 所以非洲不能不理也不是不需要其他各洲。它比其他各洲恐怕更需要外來的協助才能開發潛伏的豐富資源。在今天這個互相依靠的世界中它不能自居與眾不同或者陷於孤立。它和以往一樣，對於凡能充實並為我們的共同傳統——文明——增光的一切事，無不願意提出貢獻並誠心接受。

一〇二. 現在已經到了整個非洲在這個主權國家的大家庭裏就其應有地位的時候了。它的用意純正，並且和以往一樣是值得人家對它寄以信心的。

一〇三. 我在結束發言時再要向各殖民國家呼籲，請它們撇開私利，與我們携手一致，以便我們行將舉行的這次歷史性表決的偉大性不致因有人表示絲毫異議而為之減色。

午後十時二十分散會

第九三二次會議

A/PV 932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愛爾蘭)

議程項目八十七

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 獨立之宣言(續前)

一. Mr. SHANAHAN(紐西蘭)：自從聯合國成立以來，大部分的工作多半在於改善不能以成年成員的身份在所屬國際社會中充分負起責任的各處人民的情況。聯合國的這項工作不但在實用憲章中關於託管及非自治領土的各项條款，而且也表現在為履行聯合國宗旨即不分軒輊尊重所有人民的人權與自由，而採取的各種步驟。

二. 自由獨立的樹已經在憲章裏深深生根；我們在這次大會屆會中又看到這棵樹所結的最優美果實。在剛有十七個獨立未久的國家最近獲准加入的這個時

候，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完成任務之前尚待行走的道路，是很自然的事。一個宣言草案的觀念在大會裏立刻得到這麼大的響應，原因無非在此。

三. 這種觀念的要義是相信個人的價值和全人類的尊嚴——這種信念不允許以種族、膚色或國籍為理由來區分人民，而且祇要有一個人民對另一人民行使任何方式霸權，這種觀念也不能算是充分實現。我國代表團可以毫無保留毫無條件熱誠贊助重申這項信念。紐西蘭人民與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民同樣地切望看到一個完全由獨立國家組成的世界為人類共同的福利而工作沒有種族歧視的罪惡，也沒有任何方式的統治與壓迫。

四. 讓我立刻說明我國代表團並不認為這些罪惡是和“殖民主義”毫無分別的。祇為各國社會制度的一切缺陷找出一種口號來包羅一切，對於本組織的各種理想決無什麼用處。殖民主義制度之存在既經公開承認，視為只是一個領土發展的某一階段，就不應該